

简·爱·
曼娟



海水正蓝

張曼娟 著

在未来的、不可知的岁月里，
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，多少不如意，
都不轻易放弃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水正蓝/张曼娟著. 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8. 9

(简·爱·曼娟)

ISBN 978-7-80220-326-6

I. 海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7496 号

本著作稿©张曼娟

特约编辑:蔡明菲 卢 鱼

封面设计:利 税

版式设计:风 箏

海水正蓝

出版人:田 辉

著 者:张曼娟

责任编辑:王少娟

出版发行: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,邮编:100044)

电 话:88417359(总编室)、68469781(发行部)88417417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邮箱:cpph1985@126.com

印 刷: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监 印:敖 晔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8

版 次: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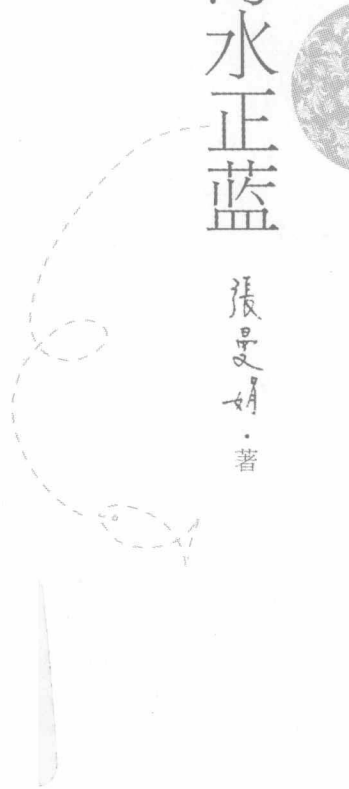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ISBN 978-7-80220-326-6

定 价(全三册):6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海水正蓝

張曼娟·著



故事风筝手

——《海水正蓝》二十周年珍藏版序

故事要从二十年前说起。那是在深秋的某一个子夜，我被混合着紧张、焦虑、期待与狂喜的复杂心情悬吊着，无法安静入睡。因为，天亮以后，我的第一本书就要出版了，我不仅是一个硕士研究生，还是一个写作者了，这是连梦想也不能憧憬的一种角色。我辗转反侧，并不知道，这本书会为我和其他人带来一些什么。

新书出版了，我郑重其事地落款送给当时的男朋友，他是个学理工的男孩子，大家都觉得理工与文学，是绝佳的组合。男孩子开开心心地拿着书回去了，第二天，他打电话来，声音听起来很低落。我以为他不喜欢我的书，我说没关系的，你不喜欢一点也没关系的，那不是重要的事。他欲言又止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才说：“我看了你写的故事，整夜睡不着，我觉得好害怕。我不知道，你都在想些什么？”我记得自己花了好多时间抚慰他的情绪，叫他不要害怕，可是，说着说着，我发现自己的情绪缓缓地滑落下去了。

我要念完硕士，我报考博士班，男孩子是为我才去念的硕士，看见我又考上了博士，他发自肺腑地脱口而出：“你为什么要念博士？”我又花了不少时间安抚他，告诉他我只是要试试看，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到。然而，过不了他家人那一关，每个人都在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我发现即使只是微笑着，都感到疲惫了，我不想再为我真正想做的事到处解释，也不想带着歉疚感过日子。我和男孩子分手了，直到今天，我仍感谢他的体谅与成全。

然而，刚分开的那段日子，我确实很难度过。他是我交往的第一个男朋友，我还记得，他有多么紧张，而我又如何惊惶地，如同一只白鸽，把自己的手交到他掌中。他喜欢牵着我的手，带我乘火车去邻近的城镇玩。有一次，我们站在天黑的月台上等火车进站，他问我渴不渴？我点点头，他松开一直牵住的我的手，去买饮料。我独自站立着。忽然，有一个中年妇人走到我身边，她问我，走开的男孩子是我的男朋友吗？我点点头。她像个巫者一样地说，你的男朋友很喜欢你啊，看他牵着你的样子就知道了。你要好好珍惜哦，你会很幸福的。我垂下头，披肩的长发直泻而下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男孩子买了饮料回到我身边，我想指给他看那个女人，而女人已经从月台上消失了。

分开之后，我常想起月台上那女人闪着诡秘的眼眸，仿佛我是亲自截断了可以握住幸福的那只手，我的泪水便汹汹而至了。

又同时，读着我的第一本书而汹汹落泪的人，比我可以想象的还要多得多。

那时候的我，是一个感伤的人，《海水正蓝》也就充满了泪水与悲伤。二十年来，从台湾到大陆，从香港到星马，那么多的泪水聚集在一起，恐怕也会有一片小小海洋的咸味与色泽吧。虽然我已经再接再厉出版许多不同类型的作品，但，人们总是习惯以“‘海水正蓝’的张曼娟”来称呼我，有段时间，我确实很想摆脱，而今，也甘之如饴了。

我在世界各地遇见许多读者，他们会告诉我，《海水正蓝》曾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，而我认为，因这本书而改变最大的人，其实应该是我自己。

如果不是因为《海水正蓝》的畅销招致太多负面批判，我恐怕也不会发愤念博士，我原是个得过且过的懒孩子。如果不是自认为不适应太过复杂的环境，我应该也不会留在学院里教书，进而真正爱上教学和学生。研究与教学，是我的避风港，巧妙地保护了我始终孤僻的真性情。

很幸运地，我也愈来愈明白，哪些事对我是重要的，是有意义的。

接受与付出，是世间最美好的轮回。

感谢晓风老师给过我的，最初的肯定与鼓励，让我生出了傻胆，一路往前闯。感谢平鑫涛先生在皇冠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女学生的小说《海水正蓝》，用的还是特别推荐的方式，让我以为自己是值得的。感谢明

道文艺的陈宪仁社长，让我们这些新人有机会从文学奖中冒出头来，更让我在四处碰壁，全无信心的时刻，收容了这本书里大部分的稿件，给它们发表的园地。

正因为接受了这么多，我也学习着付出，在一九九六年，成立了华人地区第一个培养并经纪文学新人出书的工作室“紫石作坊”，八年来已经企划出版了超过一百二十本著作。这也是我最奢侈华丽的梦想，无论未来将走到哪里去，互相鼓励，彼此扶持，已经成为紫石最可贵的情感与精神了。

这些年来，我当然也想尝试其他的工作，而后发现，除了创作，原来我并没有别的专长。说故事，就是我喜欢，也有把握可以做好的事。有好多故事，像是能嗅闻那样的，一只兽似的来到我身边，憩息在我脚前，央求着我书写它。有时候，故事不来，我便装备整齐，四处找寻，缚了它来。

书写着每一个故事，并不知道将会引起怎样的情感反应，就像是个高高放起风筝的人，并不知道引来的是响雷或是闪电。只是执着地、沉迷地，一直写下去。并且发现，那时候跟男孩子说，创作是不重要的事，原来是错的。

二十年前，那个被男孩子牵着手，坐上火车的端庄婉约的女孩子，顺着铁轨一去不回了。如今的我，赤着脚在灿亮的海边放故事的风筝，

一只又一只风筝翩翩飞上天空，我感到丰盛而自由。至于幸福还是不幸呢？作为一个故事风筝手，是不会有这样的困惑的啊。

第六九式一奇，出行修区学办委，委公教了受婚次因五

米半心，“故书还素”至时工始并出人福等二〇〇四年·秋分·台北盆地

天，是竟的而半时春景好景出空。书基本十二百一长路了重出版全径白

前的高可最不累次顺整日，并时并好，似想研正，去里理理去得米未分

了。下时解在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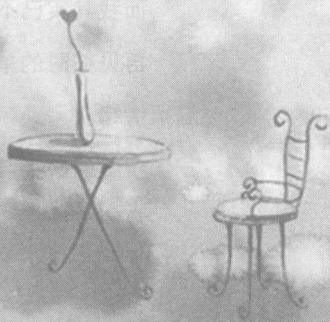
那，并给了知，原发因而，并工路由其好时感自然在好，米半进发

。事路我道以可最野并出，然喜安要排，事对好。并半路路并分共好来

蓝玉冰歌

。平十五五，湖出寒一景《蓝玉冰歌》清雅
《蓝玉冰歌》伏因易寄，香凝燕，音竟受，寒以平十
。散曼游丝柳《蓝玉冰歌》景不行，一醉而
随张前长天，舞柳舞空舞的自风柳舞散，散与空舞舞舞舞舞
。散寒以平空空空空空空，空空空空空空。

平非台·月承·五火火一



新版前言

距离《海水正蓝》第一次出版，已近十年。

十年以来，爱我者，恶我者，皆是因为《海水正蓝》。

而我其实已不是《海水正蓝》时的张曼娟。

再见彼时的单纯与信仰，就像听见自己的乳名被呼唤，无法抗拒的温柔情绪。

新版的文字与标点符号有略微修改，细心的读者应当可以察觉。

我的成长。

一九九五·元月·台北序

风雅书 卷

。去室息木局楚睡齐一印好。到自且画去的室楚弃就，了郊野不寒
也一忘味也一眠的水奇画，山千。公易最甜，甜甜景夜室息村

五是数回，南亦拜就我
香章又味里手，又剑

从景献。尚画对空和区
'楚齐的桌不坐一景的

羊的拉楚士霜数小南玉
。了乳画

曾映，言而楚秋'鄂强
菜因歌的一景既谷中景景此



序 张晓风

我下课晚了，她在教室的走廊上等我。我们一齐到教员休息室去。休息室外是操场，操场尽处是溪水，至于山，则在水的那一边和这一边错叠着。

中文系研三的女孩，一身云白色的衣裳，黑发婉转依肩，问她最近如何？她说正在写一篇有关唐人传奇中人物性格的论文，手里却又拿着第一本小说的校样，面对这样的女孩是会令人对时空恍惚的。她是从洛阳古城繁花似锦的春天里走出来的吗？她所穿的是一尘不染的齐纨^①吗？这样好的秋天，这样好的校园，这样好的三年前小说课上教过的学生，这样好的第一本小说集，我竟答应为她写一篇序了。

曼娟，这样的名字和一段怎么的史迹系在一起呢？对我而言，她曾是名册上一个等待评分的未知，曾是大专小说竞赛中名列第一的熠熠荣

^①齐纨：质地细致的丝织品。——编者注

耀的代号，她因此获得一笔在大多数人看来都颇为可观的财富（六万台币），而她居然一口气又把它捐掉了。这之后，是读研究所，是陆续地读和写——以上，算是既往的史料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的未来史。每个作者的每一本书都该是大漠行脚，每一枚慎重的留模，都是把自己全人作为印章来盖的钤记。但是，如果你要寻找那脚印的主人，她却已行在千里之外了。

谢谢曼娟一直让我分享她的光荣，如果容我苛求的话，则我会希望在她的渊仁之外，在她雅贍密邃之外，在她纵横流溢的才情之外，再加一份霸气。

离开师承，离开少年英发的自己，有的时候可以是更深的回归——虽然其间有大冒险。

我与曼娟，虽有师生之名，也不过是曾将一得之愚与她分享罢了，而此刻说话的我已只是一个读者了。而你，任何在书肆里由于某种机缘而买了这本书的人，虽然身为读者，但如果你不惜将一己之见诚恳地告诉她，则你岂不也是她的一字师、一句师或一见师吗？

曼娟不是一个只想听赞美的人（虽然她值得），故敢为出言如上。

最后的坚持——摆渡

初版自序

是在九岁那年，或是更小的时候，在我固执的追问下，母亲含泪、艰难地道出那个秘密……刹那间，我那童稚的、风和日丽的世界，整个儿崩塌了。然而，抹去泪的那个午后，依然得背上书包去学校，和其他的同学一样，计算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；和其他同学一样，因为考得不好而排队挨板子。世上的一切都不会因为我的悲伤而改变。

从那时候我便知道，有许多不幸，是很早很早就存在了的，当你走得意气飞扬、顾盼自得，它便霍然出现，有时甚至挟带着毁灭的力量。于是，我们猛然醒悟——原来，它早等在那儿的。

而所谓的秘密，通常都是不幸的，令人一旦听闻，便终生难忘。

成长的过程中，我无意地知道一桩又一桩的“秘密”。有些与自己相关，有些完全无关。

渐渐地，我的嘴唇变得平薄，时时紧抿。为的是强抑许多激越的情绪，更为了将这些秘密锁在内心深处。

好几回，站在艺术馆的舞台上演戏，我都不是个入戏的好演员。伫立在灯光汇聚的地方，说自己该说的台词，每次都有空前的无助，沉溺在空虚与惶恐之中。那时候，我总是很确切地知道，没有人能够帮助我。同时，心中便感受到，一股深深的绝望。

然而，当我的朋友娓娓诉说他们的故事，那些喜怒嗔怨，我总是听着听着，便忍不住落下泪来……那些成长中的疼痛，生命里的无奈，在折磨他们的同时，仿佛也就折磨着我，令我感同身受。这又如同写小说，我并不是个高高在上，安排命运的全能作者，只是与他们一同呼吸、一同去爱的朋友，于是，当纠缠着爱恨生死的故事开展时，我就感受到相同的惊悸，或是喜悦。

这又与舞台上的不能投入，有着怎样的差异呵。

父亲的模样一直都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，因此，看见父亲的第一根白发，我的惊骇无法言喻。悄悄地，我开始写《永恒的羽翼》，前后历经两年才写完。

《永恒的羽翼》使我得到生平最大的奖：台湾学生文学奖。父母是多么欢喜，又多么担忧——害怕我涂鸦十年之后，会因为得奖的压力而不能提笔。这大概就是典型的中国父母，拙于赞美，羞于夸耀——这又像一般的中国儿女，热切地向父母表达爱意，是那样艰辛而困难。所幸，我们总有自己的语言和方式，让既平凡又不凡的父母，了解我